



甜岛少年

tián dǎo shào nián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甜岛少年

tián dǎo shào nián

徐琢平 胡长华 著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413873/06



插图：许章茹

甜 岛 少 年

徐琢平 胡长年 著

*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杭州印刷厂印刷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28 印张：2 插页：1

1973年12月第一版

1973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0,000

统一书号：R10103·8

定 价：0.15 元

目 次

滩头会议·····	(1)
借船·····	(6)
飞渡荷花洋·····	(14)
好大的淡菜啊·····	(22)
意外的发现·····	(27)
冒雨寻踪·····	(32)
神秘的山洞·····	(41)
活捉柴本狼·····	(48)

滩 头 会 议

太阳红着脸儿往西山背后躲着，一会儿，就不见影儿了。随着夜幕的降临，天上的星星渐渐地多起来，一闪一闪地发着光亮，就象夜幕上缀着一颗颗小宝石一样。朦胧中，还可以看出绿树掩映中的一壁壁新墙：那是木工厂，那是绳缆厂，那是织网厂，那是学校，沙滩上那黑乎乎的两个大家伙是正在油漆的一对机帆船。

东海深处的甜岛，结束了沸腾的白天，安静地休息了。只有海潮，还象个不知疲倦的孩子，依然在喧闹着，不时地把一朵朵白色的浪花抛到岸边。

滩头上，金沙铺地、浪花漫卷，一块巨大的崖石下，传出来一阵阵嘈杂的孩子声音，一会儿高，一会儿低，好象在热烈地争论着什么似的。

原来，这群孩子，今晚要开一个重要会议。孩子们一个个都到齐了。十三岁的阿龙是伙伴们的主心骨。他，一

身紫铜色的皮肤，一头又粗又黑小马鬃似的头发，圆圆的脸盘上长着一双大而有神的眼睛。还有“小钢炮”阿虎；扎着一对羊角辫的活泼的小芹；开口不饶人的“机灵鬼”明明；刚从大陆来的明明的表弟小洪，是一个淳厚朴实的农家孩子，这会，他正聚精会神凝望着海面。海面，在不停地闪烁着晶莹夺目的银光……

小芹推了推小洪的肩膀：“小洪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！”

小洪第一次到海岛，这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新鲜、神秘的。他指着海面好奇地问：“你说，海里什么东西在发光？”

明明煞有介事地说：“听奶奶说，那是小白龙点亮的海火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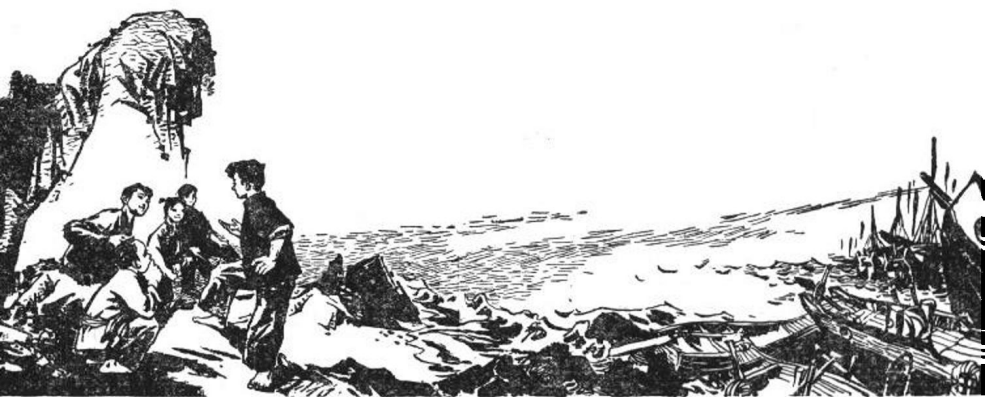
明明话音未落，阿虎一顿“小钢炮”打过来：

“嘘，迷信、迷信！世界上哪来什么‘小白龙’？你见到过？”

明明马上针锋相对地反问：“那你说，海水为什么晚上发光？”

“发光就发光呗，哪来那么多为什么。”阿虎一时答不上来，明明咯咯咯笑了起来。

“我记得有一本科技书上这样说的，”阿龙回忆着那本书的内容，“说海水晚上发光，是因为海水中含有许多会发光的小生物。海洋中能发光的小生物有许多种。”



小芹问：“真的吗，阿龙？”

“这种发光的小生物太小了，有些用眼睛根本看不到，一到晚上，它们就象萤火虫一样发出明亮的光。海水中这种小生物越多，发出的光就越强烈……”

“不错，不错，是这个道理！”阿虎喜冲冲地连连点头，明明也信服了。

“现在，我们开会吧。”阿龙学着老支书振海爷爷的口气，宣布会议开始。于是靠着的坐正了身子，躺着的爬了起来，伙伴们围成了一圈。

阿龙看了看小伙伴们，接着说：“放假时，学校号召我们红小兵在假期中要进一步开展拥军活动。现在解放军叔叔战备任务很紧张，没日没夜地干。大家出出主意，看给解放军叔叔做些什么事。我们红小兵也要为落实毛主席‘**备战、备荒、为人民**’的指示，搞好海防战备出一分力。”

小芹摆动着两条羊角辫，欢快地说：“我跟小洪的意见是，成立个洗衣组，给解放军叔叔洗衣服去！”

明明摇了摇头：“不行！”

小芹问：“怎么啦？”

“解放军叔叔不会把脏衣服拿给我们洗的，你没忘记五月那一次吧？”

“我说我说！”阿虎扯着粗嗓门发言了，边说边向前挪了挪胖墩墩的身子。“眼下，正是旱季，高山顶观察班的叔叔们说不定会缺水哩，我们来个送水上山，怎么样，啊？”

明明又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晚啦，今天早上，女民兵排的大姐们已经给观察班的叔叔们送过水了，这是她们拥军计划里的一项内容呀。”

阿虎听罢，泄了气，急促地挠着后脑勺子。

阿龙问：“明明，你说呢？”

明明眨了眨机灵的眼睛，满有把握地说：

“眼下正是铲淡菜的季节，我们去给解放军叔叔铲点儿淡菜，让叔叔们尝尝鲜，干起活来更有劲！”

阿龙嘴里嚼着狼尾小草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明明的建议正合他的心意。

阿虎赞同地说：“这个主意不错。上哪儿去铲呢？”

明明摊了摊双手，说：“这个，大家说吧！”

阿龙吐出嘴里的狼尾草：

“上砣子屿去，那儿去的人少，淡菜多。”

“那要过荷花洋啊！”小芹轻声说，话中流露出几分

担心。

“没关系！”阿虎捋捋袖管，露出粗壮的手臂，“明明，你怕不怕？荷花洋的浪头可厉害啦，你奶奶知道了，能让你去吗？”

“去你的吧！”明明吸动一下扁鼻子，不甘示弱：“伸开十个指头，握起两个拳头，谁好样，谁脓包，到荷花洋上瞧！”

这一说，大家的劲头更高了。小芹高兴地说：

“这一回，我们的拥军计划可以超额完成啦！明明，铲上千把斤没问题吧？”

阿虎抢着接上了话头，拍着胸脯：

“没问题，我保险！去年这个时候，顺发哥他们不是铲回来好几舢板吗？那儿的淡菜，比我们甜岛多多了，一个个又肥又大，没法再长啦！”

小洪突然插进来问：“明明，淡菜是什么样的？”

“昨天我们家还吃过呢，就是跟猪肉一起烧的那个。”明明说着，回头问阿龙：“阿龙，什么时候去？”

阿龙说：“明天准备准备，后天一早出发！”

明明忽然失声喊道：“哎呀！船还没有呢。没有船怎么过去呀？”

阿龙果断地挥了挥手：“会有的！振海爷爷明天开洋回来了，我们找他去借船。”

“振海爷爷会借船给我们吗？”阿虎不相信地自言自语，“要是没有船，刚才讨论的计划不都落空了？”

借 船

拂晓，《东方红》乐曲响彻甜岛。空气湿润而又新鲜，晨雾在渐渐地散去，朝阳升起来了，一点儿、一点儿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没多久，便欢笑着跳出了海面，给辽阔的东海，给渔港，给村落洒上了万道金光。一群群矫健的海鸥拍打着银灰色的翅膀，贴着起伏的水面翻飞。满载的渔船象是从天际飞来，驶回了港湾，嘹亮的螺号一声接一声。

码头上，小伙子们在大声吆喝，声调里充满了满载而归的喜悦：

“开洋船回来罗！……”

年近六十的振海爷爷挺立在船头，晨风轻拂着，他敞开了白色对襟衫，露出紫铜色的胸脯，丰收的喜悦绽开了黑红脸盘上的道道皱纹。尽管经过了几昼夜的战斗，却依然精神抖擞，不停地挥着手。船一靠岸，他就第一个飞步

跨上了码头。

“爷爷，爷爷！”

这时，从人群中奔出一个十三、四岁的男孩，迎上去一把抱住了振海爷爷。振海爷爷呵呵地笑了，抚摸着 he 结实的肩膀说：

“阿龙，学校放假了？”

“放假了！爷爷——”阿龙两眼盯住振海爷爷，把到嘴的话咽了下去。

“唔，”振海爷爷看着阿龙满脸认真的模样，好象还有什么话要说，便笑着问：“你这个红小兵班长是不是又有什么新计划，来找爷爷帮忙了？”

阿龙一笑，点点头，说：

“你猜对了。我早就盼着你回来啦！有件事等卸完船再告诉你！”

振海爷爷挥了挥粗壮的手臂，喊道：

“同志们，开始卸船！”

忽然有人激动地喊了起来：

“解放军同志来帮助我们卸船啦！”

阿龙回头一看，可不，一队解放军叔叔在大高个杨连长的带领下，迈着整齐的步伐过来了，红领章、红帽徽在阳光下，显得更加鲜艳夺目。振海爷爷快步迎了上去，两双刚劲有力的大手紧紧握在一起了：

“杨连长，你们战备任务这么忙，就——”

“老支书，你们捞回了满舱金银，也得让我们分享分享丰收的欢乐呀！”

阿龙抱住了杨连长粗壮的胳膊说：“杨叔叔！今天我们再比赛吧！”

杨连长点着阿龙的小鼻子说：“怎么，上次卸货比输了还不服气？”

“再比一次，还是我和阿虎两个跟你比。”

“行啊！比输了可不能这样——”杨连长学着阿虎上次噘着嘴不服输的样子，惹得振海爷爷和阿龙都笑了。

战士们和社员们欢腾地干起来了。

灵巧的吊车伸开长臂，从船舱里抓出一筐筐金银，在码头上堆起了金山银岭。白的墨鱼，青的梭蟹，银的对虾，金的黄鱼……飘散着熏人的鱼香，闪烁着金属般的光华。人们推的推，挑的挑，抬的抬，号子声震天动地。海岛的早晨，朝气蓬勃，生意盎然！

明明跟小洪从船舱里搬出一尾大鱼，这家伙扁大的头额，张着黑洞洞的大嘴，露出尖刀似的长牙。两人吃力地扛着，走上了滩头。

小洪乐呵呵问：“表哥，这是什么鱼？”

明明说：“鲨鱼。这家伙可凶哩，不光会吃鱼，还咬人！”

“这鱼好重啊！”小洪感到肩上越来越沉，额上沁出了汗珠，“怕有一百多斤吧？”

明明不在意地说：“这算啥，去年，我们远洋渔业队用鱼炮打了一尾大鲨鱼，你猜多重？”

“一千斤？”

明明头摇得拨浪鼓似的：“少！”

“两千斤？”

“两千斤？哼，光鱼肝就装了三大缸，整整九千斤！”

“哎哟，要是在海上碰上它，该多危险哪！”

“嗨，你别看它张牙舞爪的，其实，也是脓包纸老虎……”

阿龙、阿虎满头大汗，抬着沉甸甸的鱼筐，迈着急匆匆的步子，边走边小声谈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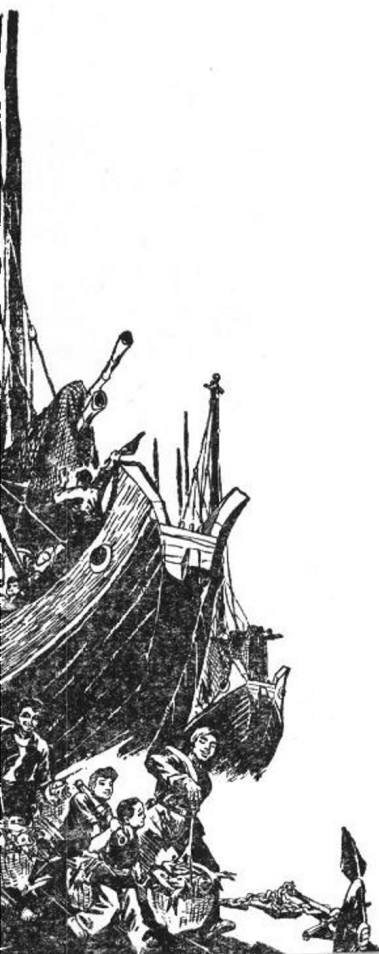
阿虎乐滋滋地问：“借船的事，振海爷爷同意了吧？”

“还没跟他说呢！”

“唉，你这个人，这么重要的事，怎么不放在心上？”阿虎埋怨地说。

“我爷爷刚刚回来，哪里有空过。”

他们两个正说得起劲，忽然，听到杨连长喊他们“加油”，笑着从后



面追上来了。

“快！快！”阿虎想起了比赛，催着阿龙，迈开大步向前冲去。

人群中，有人唱起了欢乐的渔歌：

 嘍——哟——喂，
 万顷东海波连波嘍，
 毛主席派来了解放军嘍，
 鱼水相依不可分嘍，
 军民团结一家亲嘍……

日上三竿，几对机帆船上鱼鲜全部卸完了。阿龙他们跟着振海爷爷，送走了亲人解放军。

振海爷爷瞧瞧这个，看看那个，轻轻抹去了小洪脸上粘着的几片鱼鳞。他亲切地问孩子们：“累了吧？”

孩子们齐声回答：“不累！不累！”

“爷爷，我们想借一条小捕船！”阿龙觉得现在是个好机会，就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。

振海爷爷搓着茧花满布的大手，正色问：“借船，借船干什么？”

阿虎说：“我们要上砣子屿去，铲了淡菜送给解放军叔叔。”

振海爷爷问：“砣子屿？你们走哪条道？”

明明说：“当然从近道过去罗！”

振海爷爷沉吟了一下：“过荷花洋？”

阿虎一看振海爷爷迟疑的神色，着急地拍着胸脯说：“爷爷，你一百个放心，船，我保证不会弄坏。”

振海爷爷看着这一群勇敢的红小兵，又抬头望着波涛翻滚的大海，心想，过荷花洋，风浪是大些，可这是群从小就在海边滚爬的渔家孩子，是能经得住风浪的摔打的。他抚着阿龙的肩膀，点了点头：

“好吧！”

“爷爷，你同意啦？”阿龙高兴得一蹦三尺高，阿虎哩，出其不意地捶了明明一拳，看明明打了个趔趄，又赶紧一把将他扶住。

“同意啦！”振海严肃地说：“阿龙，荷花洋你去过，那儿风浪大，礁石多，路上可要小心哪！”

“唉！”阿龙应着。

振海爷爷又冲着乐得手舞足蹈的阿虎说：

“到船上得多长个心眼儿，别毛手毛脚的！”

“知道啦！”在阿虎看来，只要振海爷爷答应借船，什么条件都是可以接受的。

“还有，要提高警惕……”

没等振海爷爷说完，阿虎抢着说：

“这一点我们从来就没有马虎过。放心吧，爷爷！”

“阿虎，你就是这样毛毛糙糙，我话还没说完，你就来打岔。”振海爷爷用手指点点阿虎的小鼻子说，“我们沿海的军民，要时时刻刻警惕敌人从海上爬上来捣乱。砣



子屿就在公海边上，前几年有几个特务就在那里藏过身，你们要特别留点神。如果发现什么情况，马上跟家里联系。”

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：“保证做到！”

辞别了振海爷爷，孩子们拎着汗湿淋淋的衣服，迎着灿烂的阳光，兴高采烈地扑向海边。

小芹问：“阿龙，我们还要准备些什么？”

“船是有了，现在，第一，每人准备一天的干粮，馒头、饭团都行；第二，要带上武器。”

“对！”阿虎一拍大腿说：“万一有个什么情况，也能对付对付。我带把鱼叉，新打的，锋快锋快！”

“我带把斧头。”明明说，“小洪，你就把门后那根榆木棍拿上吧！”

小洪高兴地连连点头。

小芹眨着眼睛问：“阿龙，那我带什么呢？”

阿龙说：“把你家那个小药包带上吧！皮擦破了也好包扎包扎。”

小芹高兴地笑了。

“那么你呢？带那把大砍刀？”阿虎问阿龙。阿龙点了点头。

“什么大砍刀？”小洪问明明。明明告诉他，阿龙那把大砍刀是振海爷爷当年在海上游击队时用的纯钢刀，振海爷爷用它劈过日本鬼子，砍过国民党反动派，钢刀上记载着他光荣的革命历史。去年渔汛季节，红小兵组织起来，帮民兵叔叔站岗值勤，振海爷爷把大砍刀送给了阿龙。

“大砍刀亮闪闪的，快极了！”明明说，话音里流露着羡慕的心情。

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商议着，想到明天就要驾着小船，飞渡荷花洋，去砣子屿铲淡菜，用实际行动来拥军，怎么不高兴呢！

大海敞开了宽阔的胸怀，欢迎着孩子们。噗通！噗通！他们跳进了清凉的大海，溅起了一束束雪白的浪花，好一会儿，在那离岸几十米的水面上，探出了几个小黑脑袋……